

黄土之下 藏着一座活着的古城

——地脉深处的人间烟火

□王武云

站在陕州区张汴乡北营村的塬上俯瞰，春日的新绿与黄土交织，仿佛大地裂开了一道缝，将千年的“秘密”轻轻捧出。这里没有巍峨的城楼，没有雕梁画栋的宫殿，只有一片看似平凡的土地，却藏着中国最独特的民居奇观——陕州地坑院。

“见树不见村，进村不见房，入户不见门，闻声不见人。”这句流传千年的民谣，正是陕州地坑院最生动的写照。黄土高原的先民们，用智慧将生活沉入地下，凿出“向下挖坑、四壁凿洞、穿靴戴帽、美化装饰”的居所。冬日的寒风被黄土阻隔，夏日的酷暑被地气消融，防风沙、避战乱，一方方下沉的院落里，藏着人与自然共生的哲学。如今，这片土地仍留存着12000余座地坑院，最古老的已矗立300余年，无声诉说着“地平线下古村落”的传奇。

陕州地坑院的魅力，不仅在于建筑本身，还在于它是活态文化的载体。走进景区内连通的22座主题院落，仿佛踏入了一条时光隧道：捶草印花的技艺传承人手持木槌，将新鲜的草叶拓印在布料上，青草的汁液与棉布交融，染出自然纹样；剪纸艺人边唱边

剪，红纸翻飞间，龙凤呈祥的图案跃然眼前；锣鼓书的唱腔苍劲浑厚，讲述着黄河岸边的悲欢离合。这些非遗技艺不再是博物馆橱窗里的标本，而是游客手中可触摸的温度——游客可以亲手拓印一幅草染画，剪一枚红星献给红色记忆，或在皮影戏的幕布后演绎自己的故事。

春日的阳光洒在陕州地坑院中心大院的石阶上，一位外国游客捧着刚完成的剪纸作品感叹：“这里不仅是建筑，还是一部立体的民俗史诗。”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，让文化从“被观看”变为“被体验”。陕州十碗席的香气从五行院飘来，这道传承300年的婚宴菜肴，如今成为游客舌尖上的狂欢。木雕窗棂下，一碗羊肉糊饽的热气氤氲，历史与现代在味蕾上悄然和解。

陕州地坑院的文旅融合，既有对传统的坚守，也有对未来的拥抱。该景区与腾讯合作打造的“互联网+智慧乡村游”，让游客扫码即可聆听地坑院的前世今生。在向云崖营地，年轻人支起帐篷仰望星空，篝火旁用短视频记录非遗打铁花的绚烂瞬间，呐喊声、欢呼声响彻天外。这种

“微度假，轻旅游”的模式，让地坑院成为家庭聚会、亲子研学的热门地。星河民宿的地坑院房间内，木梁上悬挂的灯笼透出暖光，游客在土炕上翻阅着《道德经》，传统与现代的碰撞，并非割裂的对抗，而是如黄土与青草般共生——科技为文化插上翅膀，而文化为科技注入灵魂。

陕州地坑院的文旅版图，始终与生态紧密相连。景区外的温泉康养产业，将“可饮可浴”的矿泉与地坑院文化串联。游客白天在院落里剪完窗花，傍晚便可浸泡在翡翠丽池的温泉中，让富含矿物质的泉水洗去疲惫。西张村镇的生态游与张汴乡曲村的康养民宿，则将文旅产业链延伸至乡村深处，形成“一村一品”的田园诗画。更深远的意义在于，文旅融合激活了文化自信。当央视镜头对准捶草印花的老艺人，当媒体六度聚焦地坑院，当海外游客用社交媒体分享“地下四合院”的惊奇，这片土地的文化DNA正以新的方式裂变传播。每年春节，央视等多家主流媒体的聚焦让地坑院获得上千万曝光量，而“陕州灯会”的彩灯照亮夜空时，传统技艺与现代

光影共同打造出属于东方的浪漫。

陕州地坑院景区保留了大量未经开发的原生院落，供人触摸最本真的黄土肌理，非遗传承人入驻百艺苑，将工艺品变为可带走的记忆，每年举办的“陕州·黄河杯”赛事，让桨板挑战者与骑行爱好者在山水间读懂这片土地。正如一位文旅专家曾言：“地坑院的成功，在于它从未忘记自己从何处来——每一铲黄土都在讲述生存的智慧，每一扇木门都在守护文明的密码。”

暮色中的陕州地坑院，灯笼次第亮起，地下院落的轮廓俯瞰宛如大地睁开的“眼睛”。游客散去后，捶草印花的木槌声隐约可闻，那是传承人在为明天的展示做准备。黄土之下，文明从未沉睡，它只是以更谦卑的姿态，等待与每一个春天重逢。

当文旅融合的浪潮席卷而来，陕州地坑院给出了最诗意的回应：不追求浮华的喧嚣，而是将根深深扎进文化的土壤，让每一场相遇都成为生命的对话。或许，这正是中国乡村振兴最动人的注脚——在古老与现代的交响中，找到属于每个人的“桃花源”。

蔷薇缀梦 故人如诗

□樊树林

在这芳菲将尽的时节，一城的蔷薇正在用自己的绚烂挽留这个春天，撑起满城的浪漫迎接夏天。

家附近有一家儿童康复中心，院子的东面和北面是约两米高的铁栅栏，栅栏上攀爬着平淡无奇的绿意。之前从这里路过不曾注意，然而，这几天随着花儿的绽放，吸引了人们驻足观赏、拍照留念。

不错，栅栏上绽放的花儿就是蔷薇。粉色的、浅黄的、白色的、红色的，挤挤挨挨、错落有致、层层叠叠，氤氲出热烈繁盛的景象，流泻出清幽梦幻的色彩……栅栏有15米长，蔷薇花在微风中摇曳生姿，仿佛佳人的笑靥，整个栅栏就像由花儿装点的瀑布，蔚为壮观，动人心魄……

我知道，蔷薇花正在以清新脱俗的姿态，演绎着春天最后的童话。

蔷薇花下，几个裙裾飘扬的少女正在用手机与蔷薇合影。看，她们或倚或蹲或立，变换着不同的姿势，粉红的面庞与绚丽的蔷薇“同框”，更成为花瀑下亮眼的景色……看到她们，我的记忆仿佛回到了少年那段被蔷薇花香浸染的时光。

那时我住在农村，邻居的婶子是一个爱花之人，尤其钟爱蔷薇花。她家和我家挨着，也有一堵10多米长的青砖砌成的外墙，而外墙脚下种了20多盆蔷薇。“蔷薇好种易活，是懒人花！”这是婶子经常说的话。因此我平日不常见婶子对蔷薇花特别照料，只是每年春天，婶子会在墙上钉些钉子，从钉子住下牵出细细的麻绳……不经意间，蔷薇枝枝叶叶缠绕相拥，顺着麻绳攀缘而上，铺陈出满墙的绿色。在清风抚摸和雨水滋润下，蔷薇花渐次绽放，斑斓色彩让整条街道都生动起来，“蔷薇花开香满街”的诗意大抵如此。

婶子是一个农村妇女，但作为高中毕业生，知识广博，谈吐与旁人大相径庭。她虽生了一双儿女，依然身段窈窕，容貌俊秀，皮肤白皙滑腻。每当我站在家门口一边读书一边赏花，婶子的模样总会浮现在脑海中——在我心里，婶子就像蔷薇花般娇艳欲滴、美不胜收。

是蔷薇，是婶子，主宰了我那段少年的时光。不为什么，只是对美的单纯崇敬、热爱和依恋。记得有一次，婶子和我母亲闲聊婚事，见我在旁，突然问我：“你将来准备娶个啥样的媳妇？”“我就娶个像婶子一样的媳妇！”我几乎不假思索，脱口而出。母亲在一旁哈哈大笑，婶子的脸上则飞起一片红晕，是羞涩还是骄傲？不得而知了。

后来，我离家去城里的师范学校读书。毕业前半年冬日傍晚，我回到家，见婶子的院落一片萧索，才从母亲口中得知，婶子和叔叔一家搬回了老家商丘。我心里一片茫然，有所丢失，仿佛心被人掏空一般……

日子在波澜不惊中流逝，我参加工作后，再未见过婶子。她家院落易主，蔷薇花从此消失，成为记忆中的剪影。十年前的秋天，亲戚来家做客，无意提起往事，方知婶子在那年暮春已去了另一个世界……骤然间，她的容颜又浮现眼前。

“梁燕语多终日在，蔷薇风细一帘香”——望着眼前栅栏上的蔷薇，我仿佛又回到少年时的花墙前，想起曾占据我灵魂的婶子。顿然觉得，栅栏上攀援的不只是蔷薇，还有褪色的思念……不知婶子在那个世界，能否再闻到蔷薇的香气？我想，一定会的！

一个清晨，太阳在山岭上露出了半张脸，把一抹橘黄色的霞光泼向了田野。一辆外地牌照的面包车，拉着村里的女人去摘花椒。女人们身背行囊，行色匆匆。

20世纪70年代，村庄里的女人同男人一样，把太阳顶在头上，把雨扛在肩上，把风披在身上，把雪踩在脚下。锄头是她们的谋生的利器，扁担、镰刀是她们的密不可分的伴侣。为了使铁锅里的饭多一分清香，为了使笼里的馒头取之不尽，为了使饱餐后的笑颜常驻老人

黄土地上“她”力量

□沈春亭

小孩的脸上，她们同男人一样频繁地扬起锄头，挥舞着新月形的镰刀。那时她们有一个豪气冲天的称号，叫“半边天”。她们同男人一起支撑着村庄的天，她们没有愧对这个响亮的称号。

女人们除了下田外，同男人们一样无休止的劳作，还有更繁重的家务活绕不开，她们必须见缝插针去推磨碾米，饲鸡养猪，缝衣做鞋。

后来，国家在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，村里的女人把锄头挥舞得更加有力，仓里粮食满了，瓮里的细面充裕了，铁锅里炒菜时可以随心所欲地倒油，细粮细米成了主食，村里的女人不用给衣服上打补丁了，她们脸上挂着掩饰不住的笑容。

随着时代发展，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，在耕作中，她们学习新的技术，发展家庭经济。从她们房前屋下一排一排的香菇种植大棚，可以清晰地看出，她们做的是由单一的种粮食向新的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。边远的山坡地也被她们植上了花椒树，栽上了连翘树。

香菇生产的木屑装袋，最初是手工装袋，后来改成机

器装袋。这种劳动必须集体合作。习惯了分散劳动的女人们又聚在一起，她们麻利地操作机器装袋，热火朝天地忙碌着。几年下来，村子里二层小楼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。村庄里的女人在院子边栽上了月季、芍药和蔷薇，满院的香气宜人。晾衣架上挂着花花绿绿的衣服，向路人诉说村里的女人在追逐时代的新潮。

时代发展中，村庄里一些女人已迈开脚步走进了城市。她们有的成了厂里的车间主任，有的承包了旅店，她们回到村庄身穿靓丽的时装，用着与城里人相差无二的化妆品，用手机网上购物，时髦而潇洒，吸引着更多的女人，走出村庄，走向城市，走向更开阔的世界，追寻梦想。

村庄里的女人啊，她们是坚韧不拔的“春蚕”，默默奉献，源源不断地为社会织就财富的锦缎；她们是遮风挡雨的花伞，以温柔与坚毅守护着家庭的港湾，让爱与温暖在其间流淌；她们是璀璨耀眼的星辰，散落于祖国的大江南北，以各自独特的光芒，照亮时代发展的漫漫征途，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“她”力量。

心中的画

□张明学

我心中有幅画，让我惊异于它的神奇。半个多世纪悄然逝去，诸事已淡远，万物多销迹，唯独这幅画，岁月烟尘，总难掩她的面目，磨不去她的色彩。它常常浮现于眼前，竟然历久而弥新。

画，是自然画，是在姑母家暂住时偶遇的。

姑母家住在南岭，是一个小山村，五六户人家，聚在一个小山洼里，门前坡下是条山涧，终年流淌着清澈的溪水。这南岭，虽无异峰险崖，算不上大山，却也冈峦起伏。在我们未见过大世面的孩子眼里，无疑是高山了。与这南岭遥遥相对的是北邙山，家乡俗称北山。北山也是东西走向，像一道青色的画屏。这画屏与南岭之间，是一道东西大川。大川自北山向南岭，一路斜下，其间横切几条沟壑，沟底流淌着小河，河水迂曲南下，注入南岭脚下的涧河。我家所在的村子，就在这大川里一条沟边的低凹处。

晴天里，站在姑母家的窑顶上北望，在川里搜寻我们村子的位子，见不着房舍，那一团郁郁的树影，像一潭碧水，大约便是我们的村子了。同样，站在我们村边高处的麦场上，也是看不到姑母家的，只能看见山洼里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木，像镶嵌在岭间的一颗翡翠。

互相看不见村舍也自有妙处，隐隐约约，朦朦胧胧的，往往引人遐想，那幽幽的树影背后似乎藏着无尽的神秘。后来，几乎家家都在村外高处盖起了新瓦房，彻底搬离了低凹处的旧村舍，生产生活是方便舒坦了许多，但那互望中的神秘趣味也就不复存在了。

头天夜里下了一场小雨，清晨，我便顾不得雨珠露水打湿衣裤，顺着草间小径，一口气爬上了姑母家的窑顶，来到村头。秋雨初霁，晶莹的水珠，挂在草尖、滚动在树叶上，山翠树绿，空气经雨冲洗，纤尘无踪，清新透亮。放眼北望时，眼前的画面，立刻让我惊呆了！

天开云海图！头上，湛湛晴空，一碧如洗；眼前，滉池长川，云海茫茫。这时，我心中有一种神妙的感觉，人分明在天涯下，又似乎身在天之上，是人？是仙？一时朦朦胧恍。此岸、山坡、田畴，曲线分明，杂木随意错落，翠柏俨如剪影。谁挥画笔？调

茼蒿花事

□吴海贝

茼蒿开花，是再平常不过的事。暮春时节，菜畦里的茼蒿便纷纷抽薹，不几日，便开出一片金黄来。这花虽小，也不艳丽，却自有一番清雅。城里人少见，见了也未必认得，只道是野花草。

我幼时住在乡下，茼蒿是常吃的菜蔬。祖母每每在园角辟出一小块地，撒些茼蒿种子。茼蒿极易生长，不消几日，便冒出嫩芽来。那叶子羽状分裂，边缘有锯齿，青翠可爱。及至长到半尺来高，便可采摘。摘时须留其心，不几日便又长出新的叶子来。如此反复，能吃上好几茬。

茼蒿味苦，带些药气，祖母常将嫩茼蒿洗净，切段，与豆腐同煮。那汤色青碧，浮着几点油星，热气腾腾地端上桌来，苦中带甘，别是一番风味。有时也拌些蒜泥、酱油，淋几滴香油，便是一道下饭的好菜。

茼蒿老了，便抽薹开花。那花茎能长到二尺来高，顶端分出许多细枝，每枝上缀着几朵小花。花不大，花瓣细长，排列成一轮，中间簇着些花蕊。花色金黄，在阳光下很是耀眼。远远望去，一片茼蒿花田，便如铺了一地碎金。

茼蒿花有香气，不甚浓烈，却极清雅。走近了，方能嗅到。那香气有些像菊花，又带些药草的苦涩，闻之令人神清气爽。蜜蜂极爱此花，每每在花间忙碌，嗡嗡之声不绝于耳。蝴蝶也时时光顾，在花丛中翩跹起舞。

乡下人不大在意茼蒿花，

青绿赭石，勾皴点染，写意兼工。对岸北邙，一带山影，是毫濡淡墨花青，或浓或淡，或高或低，或断或续，迤迤拖染而成。两岸之间，白云茫茫，浩浩汤汤。云白如玉，透着亮光。云间以青灰水墨勾染，其形迂曲回环，时时幻化，瑰奇莫测。云团拥着云团，云朵簇着云朵，厚如积棉，薄如轻纱，透似蝉翼。如雪浪飞卷，似洪涛奔涌。清风骀荡，白云卷舒，又如万千仙女，曼妙轻舞，裙裾风举，舞带卷风。云隙开处，时而翠林秀木、时而青瓦粉墙、时而金田碧畴，或隐或显，次第闪现。

突然，随着晨曦加亮，鲜红的朝阳，从东山探出头来，立刻将澄洁的红光，飞洒在云海。画面上的色彩，原本青素，却不单调。你看，两岸的色调暗，但此岸浓，彼岸淡。其间的云海白茫茫，是亮色，不过也有青灰淡墨勾皴，加上云间不时透出青、碧、黄、赭等，也够丰富了。

而现在，只这朝阳一照，整个画面上，霎时，又幻化出了曙红、橙金、粉朱、淡紫、浅绛等神妙的色彩来。像一支神奇的画笔，在高洁青素的画卷上，又渲染上了一层多变的暖色，从而成就了一幅无比瑰丽神奇的画卷。值此胜境，我疑心自己似乎也成了仙！

我自己当然不是仙。可是我 是幸运的，因为这是大自然对我的恩赐。造化的鬼斧神工真让人惊叹不已！如此瑰奇圣洁的美景，抑或是类似之景吧，我多想再见到啊。但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回乡也记不清多少次了，这种赏心悦目的景象，却再也未能见到。

四十年来，眼见城里楼房越来越多，越来越高，越来越豪华了。路越来越宽敞了。农家房舍越来越华美了。人越来越富了，生活越来越如意了。然而清澈的河水干涸变黑，蓝天白云难得见到了，美妙的北邙山整个儿隐去了。滉池长川笼在蒙蒙灰雾里，置身于其中，你不知道是晴天还是阴天，眼力所及，没有层次，只有模糊的轮廓，像沉沦在无边的浊水中，满心沉沉地压抑着。

值得庆幸的是，这种污染到头了，近几年开始了改善，完全排除人的肆意扰污，赏心悦目的自然美景，重新归来的日子，不会太远了。

